

你看到的记录，是一个好梦者的符号城堡。

梦

书

奇特的日记体小说
现代女性最机灵最敏感的
灵、性、成长

苏伟贞
——著——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梦
书

—

苏伟贞
作品系列

苏伟贞
梦书

© People'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12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 01-2012-4016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梦书 / 苏伟贞著. —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
2012

ISBN 978-7-02-009231-4

I. ①梦… II. ①苏… III. ①日记体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122897 号

特约策划: 陶媛媛

责任编辑: 宋 强

封面设计: 汪佳诗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制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100 千字

开 本 890 × 1240 毫米 1/32

印 张 5.25

版 次 2012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09231-4

定 价 18.00 元

梦 书



序

关于她的二三事

袁辉辉

与小苏认识很早。近些年来,她是我最近的朋友之一。相识接近二十年,猜想日后这友谊大约也不会改变。想到日后可以和小苏“共话白首”,觉得很快乐。

其实文坛上的朋友,有认识得比小苏更早的,但是“来得早,不如来得巧。”我们相识之时,彼此在各方面都旗鼓相当,可能是这段路所以能走得长远的原因。

当年“联副”痖弦先生推出“新人月”活动。整整一个月,推出不同新人的作品。苏伟贞在上面写《陪他一段》,这也是她第一

篇作品。我那时刚刚获得我第一次“联合报小说奖”。身为新人，自然是非常注意新人们的作品。那时就贸然向痖弦大哥说：《陪他一段》的那个新人写得很好；而痖弦就得意地说：“那是我的学生”。苏伟贞是政战学校毕业的。

后来“联副”的一次活动，似乎就是颁奖典礼；痖弦领我去看一个小小女生，那就是苏伟贞。

想起第一次见面时，我自认是记得很正确和很清楚的：小苏戴一顶米白色法兰绒帽，淡米色毛衣和长裙，穿了双马靴。之所以记得这么仔细，是因为早期我的记忆或者是用颜色和形状来储存的；想起过往时，老是些衣服、鞋子、头发、领巾、背包……去过的地方也总记得大片大片的颜色，或者形状：长的方的圆的多边形的……近年来没有如此能耐了，颜色和形状，还在面前的时候就已经模糊了。随着五觉的退化，我开始与世界和解，现在的世界于我是平和并且谐调的，一切都好。我想我已经过了我的青春期。

小苏年纪比我轻，但是早慧。而我是很幸运的晚熟；我是三十岁以后才开始叛逆期的。我们虽然外表年岁有差距，而内在大

约正好同龄。总之一开始就很谈得来,之后也几乎是同步成长;但是小苏上了四十岁就不是如此了,我逐渐老去,而小苏开始返老还童,开始渐渐像小孩。到现在我才了解她年轻的时候其实比较老。

她是越活越敏感越天真越不能适应这个世界,越来越认真越热情越不能妥协;小苏,革命是年轻人的事啊!你为什么到现在才开始到处撞得头破血流呢?

小苏一直是小小的。在文坛上,她除了可以和人比得奖次数外,还可以和人比瘦比轻巧。就算在写作圈子里,也真是少见这样“蝇量级”的身材。脸小头小手小脚小,大约是占的空间小,上天就恩赐她活得少一点,她活到四十岁,大概只用了二十来年,到现在还一副大学女生的样子,跟我初识她时一样的来如风去如云。

以前写过一篇短短的散文,叫做《像风一样》,现今不知散佚何处,即是写小苏。那时候我们好得蜜里调油,一天到晚在马路上走来走去。这喜欢走路绝不是我的习惯,写信也不是。小苏那时刚毕业,正在服役,听说军中和学校都是让人最愿意写信的场

所。我那时已然结婚生子,时常在柴米油盐里捧读她用特殊的棉纸或十行纸写来的信,并且回信。而我们还三天两头见面,简真是无聊。不过我说过我是晚熟的,尚未到达我的叛逆期,“小”女生不都是写信来写信去的吗?小女生也喜欢谈心事,我们常常沿着马路一直走一直走,聊许多当时以为很重要而现在已然遗忘的事。小苏是我认识的人里最爱走路的,她总是宁愿走路,明明可以坐车也一样。现在她开车,前阵子出车祸,车撞毁了,坐出租车像要她命似的;若不是从前陪她走路的人现在已经长多二十公斤,觉得唯一适合我的运动是“不运动”的话,相信小苏还是宁愿走路。她很奇妙地要坚持“自己来”的自由。从前是自己的脚走在路上,现在是自己的轮子走在路上,就算是辛苦,就算是乏味,她还是愿意亲身一步步走。

所以小苏的一些行事方法也就不足为奇了。大约就是因为这种喜欢一切亲自来的个性,让小苏做许多不可想象的事。她喜欢交朋友是我们共同知道的,而大家不知道的是她是如何“交”朋友。现在已经不兴这样了。现在哪还有人没事玩两肋插刀,而她还是个小女子。她什么都管,朋友要是失了业,她忙不迭地替

他打听机会；老婆挨了老公的打，她骂得比那做妻子的还悍；让人怀了孩子却不肯娶人家是不？她三天两头地说服你那是大男人该负的责任；好好同居着的一对，她偏是要撮合人结婚，怕你吃亏。这些“不关紧要”的事她都能管得这么热心，可以想见朋友若是生了病，她一定在场，有人弃世，她一定陪伴。她出身军校，军校是上下纵横交织的大网络，每个人跟每个人几乎都有关系。在军校之前，苏伟贞和我一样生长于眷村。军校是关系的亲密；眷村是人情的亲密，大半辈子生长在这样“你的事就是我的事”的生活环境里，苏伟贞因此一生从未学会的事就是淡漠。她老是有意见，说：“你真不敢相信你看到的！我真不懂……”跟她说：“那关你什么事啊！那是别人的事！”她还是无法理解。她有一种奇特的是非感。

以我看，身为作家，她是做了太多不该做的事，干嘛帮人打听医院打听偏方找房子找工作呢？干嘛去管人家上不上学出不出国结不结婚出了国住哪吃哪呢？又干嘛去管人家生活过得好不好寂不寂寞呢？我是经验过小苏随传随到的能耐的，有事找她，绝对一口答应，需要她的时候，她随即来，比生命线还可靠。想到

她身边那广大的人脉网络,想必她对待他们也像对我一样。苏伟贞待人没有亲疏之分,一律是近的,只有喜欢和不喜欢之别。喜欢的人她掏肝扒肺,不喜欢了她懒得理你。因为对人的分类法完全不按着社会常情来,所以她有时会欠缺些礼数。我真不知道该不该说,真相其实是跟你的社会成就地位性别做或没做什么一点关系也没有。只不过这小女子的脑袋里哒哒哒忽然打出了四个字:“我不喜欢。”于是你便万劫不复了。这种偏执的另一面是,假如她对你的意见是“喜欢”,那你立刻成为完人,什么都对,什么都好。而我很幸运的是一开始就被她哒哒哒到“我喜欢”那一边去了,因而在苏伟贞的世界里成为了了不起的人。她常爱说一句话:“××坐我左边,袁琼琼坐我右边,两个全台湾最好的小说家和我坐在一起。”那个××是美丽又有才华的女作家,我才不要把她名字写出来,我妒忌她。但是小苏的是非世界里没有这个元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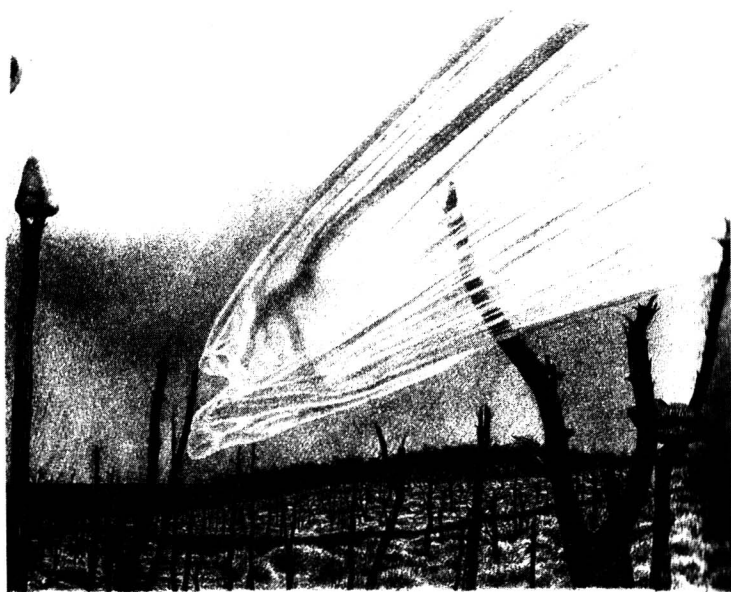
我因为发现自己是“伟大”的作家,长久以来就用这借口逃避一些我不想做的事。而小苏不一样,她为人子、为人妻、为人媳妇、为人父母,该做的事全都在做,从不规避。纵容自己在某些时候任性以喜欢不喜欢“二分”,大约就是为了缓和生命中那些

“即使修伯特也无言以对”的情境。

有人以写作为毕生职志，一辈子的生活是为了写书这件事。苏伟贞不一样，写书对她大约是一种平衡和发泄。她这样不合时宜的性情自然造成她许多的挫折和痛苦，在见到是非被淹没、真诚被扭曲的时候，她就坐下来写书。她的书都和她的痛苦有关，既然外在世界如此难以适应，她于是构造书里的世界来平衡自己。

我以前不知道她是有梦的。她一直有睡眠的问题，很难入睡，却又很容易清醒。而在这些困难的睡眠里，这个四十岁的女人梦了，梦着与四十岁或女人全然无关的事。仍然与痛苦有关。

我记得有一次和小苏谈话，她说到自己的直觉让她受了不少苦，别人尚没知觉的事情，往往已经让她受不了。她说：“但是我又很害怕哪一天这种直觉会消失了。”这使我想到了，与生命和世界的格格不入可能是苏伟贞竭力要维护的状态。她靠这种不和谐写作，也许一生也不准备妥协。在这件事上，她是既霸又野。



你一定曾经做过梦,顶着烈日绕梦而行,或在月光铺照的夜里,如一只冬眠恐龙,兼具真实与传说。恐龙冬眠吗?我们很自然地这么相信吧?生命没有性别,无所不在。

有两年时间吧!你看到的记录,是一个好梦者的符号城堡。没有更好的语言来解释思想或梦,所谓生命痕迹,我们这辈子所拥有的,除了潜意识,就是我们自己了。

暴露这个王国的内在律则,是遗弃抑或拯救?使人的属性更明确?说起来,人的脑际皇朝,如传说中烟雨漫漶的心灵殿堂,供奉生活的思考之神,神有性别吗?梦有深浅吗?

这是时间的开始或者结束?阳性或者阴性?生命有她自己的魔力。

从一个夏天开始

八月第一天

我尝试这么想情感——它像一篇单薄的小说，主题是遗弃。

我们这么假设吧！一段卑微的恋情往往以一个形式高尚的过程向前推演。我从来都以为爱情是欺骗——自我满足或取悦他人。现在我有另外的结论：它可能是人对人的一种遗弃，及遗弃的过程（因为这段恋情没有用了）。

一个人一旦失去了他的爱，他失去的往往不是一份爱情，而是爱情的本质，接近一种友谊，真正的关心。

人在失去爱的坚持后，失去了孤独的意义，而生活中一些庸俗的受苦也没有了具体的、故事性的转化。

八月第二天

人生的秩序，也许整个颠倒、延搁了。真正的秩序是什么呢？我想象也许应该是这样——一个人生下来时是个老人，有人生必须的智慧、思想与行事能力，然后他去享乐、与人交往、写作或者改变社会，他逐渐“长”成中年、壮年，他开始工作，真正的工作，赚钱、养家。他慢慢活成小孩，也失去了任何抵抗力。当他变成“婴儿”的时候，他无知、软弱、无语言能力、无生存能力。当他长成一个刚出生婴儿的样子，他开始死亡。

还有另一种人生，像童话故事——有人喜睡，走着走着便睡着了，如另一种龟兔赛跑，在等待生活追上来。